

容

宋

齋

洪邁

著

隨

筆

第六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容齋三筆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騭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噪。紹熙五年七月。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侍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誚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郎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自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誨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鉛錫滄浪

柳子厚鉛錫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鄂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

雜花修竹之間。不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實踐。如滄浪亭者。今為韓新王家所有。價值數百萬矣。但鉅鐫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閒曹之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卻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遇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

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的。封壽光縣大君。今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咄咄逼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於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

蓋公及子。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子出補郎。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郎。昌國徙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媼。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媼。媼姓王氏。唐弘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母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溫云。母溫氏。與賈膺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子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媼廟碑。亦云姓溫氏。則指媼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迹。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晏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

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誥。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勤渠如此。亦幾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政去奢泰兩篇。而末年用皇甫鏐而去裴度。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梵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嘗賣祠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

百紙者。經本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聞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佃逃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不害其為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竝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畝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於几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一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芟去今略記於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咱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貞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咱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盍孟晉以趨羣李善乃注孟為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於徐第以為己識此義又為無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咱我王

鱗金鯉魚正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不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巍巍。氣欲等嵩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閒暇。躋攀謝車輿。自辦兩不借。捫蘿覓幽陞。行極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鳥下。登臨記曩昔。歲月驚代謝。卻數一周星。復命千里駕。身從泛梗流。事與浮雲化。竭來共一尊。似為天所赦。明發還問塗。合離足悲吒。詩成觀者皆服。傳朋游絲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盛德頌日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句格超峻。其旨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彥冲古風相類也。後稟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藁。倩予為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後。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浩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攜。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黯晦叔嘗除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因春補諸生。白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貢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人聲不到耳。一聞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語不成寐。往往雞聲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墮清明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雨風摧折之。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閒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嘗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聞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為說萬事總如此。缺兩句急須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缺三句飛雨時聞打窗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

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是。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聞官各喜光陰騰。勝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自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盡醉清江上。黯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於末。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大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詔各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勝。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

李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曰。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頒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晝時旋令先出。其入策亦須晝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晝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宵。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絀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絀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絀絹只要夾密停。

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絀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宋梁輕賦

宋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火。內辟污萊。屬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歛輕。而丘園可戀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吏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歛以奉工。民產雖竭。軍食尚虧。加之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隕。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

馬貞云。天是陽而南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摯。頗似難曉。聖人無所云。古先名儒以至於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曾孝寬。自簽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出藩。以吏書名。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又進擬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吏書。自崇寧以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十萬為河